

七日评中评

点评\正言

1 ■我们承认已经出现了既得利益，并且对政府体制创新起着阻碍作用，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不存在，我们党也不允许其存在。但是，如果任各种部门既得利益发展下去，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危险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讲，政府体制创新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党和国家免除这种危险。(5月11日《北京日报》)

——不怕既得利益集团化，就怕既得利益不合法。

2 ■不确定公权力边界，就无法使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这对于时下公权力经常以公共利益为名侵犯公民权益的现实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无论以什么名义或者良好的动机，公权力都不能随意对公民的私权利进行限制，否则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的萎缩。(5月12日《潇湘晨报》)

——有些时候，“公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果如字面，少了“民”且以“力”换“利”。

3 ■金融危机以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条条款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可以转化为市场和效益。遗憾的是，有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对政策的研究不深入，理解不透彻，没有把政策用足，导致错失了很多发展机遇。(5月13日《辽宁日报》)

——用歪政策比用不足政策更危险。

4 ■前4个月房地产的回暖，一定程度上和国家信贷政策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部分资金进入了楼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随着下一步国家收缩信贷，严查资金入市，支撑楼市回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将不复存在，房地产所谓的“回暖”也可能遭遇“见光死”。(5月14日《广州日报》)

——如果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妨让这“光”来得更灿烂些!



5 ■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罗彩霞事件不只是一个青春的忧伤读本，更应该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探索。特别是，在这样五四九秩传递出历史幽暗深处的青春光亮之时，面对我们的青春，不能再无奈地匍匐于现实的威权之下，而应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内，通过主动性、自主性的权利维护，来向权力要回我们青春应有的尊严。(5月15日《华商报》)

——希望罗彩霞事件能扫尽阴霾，还青春满天彩霞。

6 ■为了讨说法，不得不越级上访。可是，群众的越级上访，常常被基层官员视为“影响稳定”。有的地方用“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的标语来震慑上访者，有的地方变“接访”为“截访”，中央的“好经”被念歪，致使群众积怨越来越深。(5月16日《南方农村报》)

——基层切不可成为积压矛盾的“积层”。

7 ■“GDP至上”的理念，影响到办学理念，就是升学率至上，为了这个最高目标，弄虚作假，欺下瞒上，什么都干得出来，学校没有个学校的样子，一些教育者不像教育者，更像个奸商，就是这么来的。(5月17日《钱江晚报》)

——升学率至上的背后伸着“金钱至上”的黑手。

闲谈性善性恶与民主法制

本刊特约撰稿\刘先根(长沙 资深传媒人)

被泥土封盖着的器皿一旦被擦亮，就会照耀很多人的心灵。撩开人类文化与历史的面纱，我们看到神秘，看到史事，看到不可思议，看到宝藏，看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我们国家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但为何贪官仍层出不穷，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近日重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突然想到中西方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石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认定占据主流的是性善，而西方则是性恶。

性善与性恶之区别，一言以蔽之，就是前者肯定人有从内部自我约束的可能，而后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民主法制则是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上的一种法律约束。

战国时代孟子从鼓励统治者施行仁政的良好愿望出发，片面地列举四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人性是善的，从而士人可以作好帝王师，可以教之施行仁政，从而可以挽民于“帅兽食人之政”，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我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性善论，让我们输在了民主与法制的开端。

在希腊神话和传说里，关于人性有这么一个传说：普罗米修斯造好了人的躯体，只差一颗人心了却把材料用完了。而他弟弟却造好了各种禽兽，于是他们就从各种禽兽的心上剜一点点，混合成人的心脏，最后造出了人。认定人性是各种兽性的集合体。

但是，如果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时，敢对大王们说人心是兽心的集合体，岂非自寻死路！

在《圣经》里，上帝看到他所造的人类竟然如此邪恶，就后悔了，降大雨七七四十九天，淹没所有的恶人，只留下行善的诺亚一家，于是有了诺亚方舟的故事，有了和平鸽和橄榄枝的故事。但是，毁灭世界的洪水消

灭了人性之恶，于是又产生了贫穷而受歧视的亚伯出于嫉妒杀死了富而不仁的亲弟弟该亚的故事。上帝看到无法消灭人性恶，于是定出了两条最大的法律：不要以你的亲生父亲为父，要以天帝耶和華為公共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使天崩地塌，上帝的法律也要遵守到底不能毁灭。

中西方在神话、宗教的演变特别是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对人性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中西社会制度发展的巨大不同。在中国，对神性的绝对信任被带到了人间，神变成了君主，君主同时代表了神。人性本善，更遑论神格化的君主，一定是止于至善。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会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们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处理一切事物，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中，但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无限的权利，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林语堂先生这里批评的“仁政”或“好人政治”正是以“人性本善论”作为思想基础的。既然人性向善，也就没有必要在政治上对官员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更没有必要把这类监督和制衡制度化。

于是，仁政与德政就有了君主人性的内在保证，由人民监督的民主政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法制的概念，则仅仅停留在刑法之上。

同样在西方，神性便不可信，更遑论君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治，这就有如说，惟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对人性

的不信任，使民主政体有了存在的可能，而且法律的中心，也向完备的民法体系偏移。

今年逢五四九秩，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可能在要求“民主科学”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法制。当日的梁漱溟先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过一篇《论学生事件》，通篇充满着法权思想和法政文明，在当时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可以说一篇从法理的角度冷静分析事态的文章。

麦迪逊曾说：“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美国的《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民主：“对于民主的信心根本不以人性的善良为依据，……民主确实也作过不少愚蠢的决定。但是，如果这类错误不被较为健全、较为见多识广的民主行动所纠正，而求助于独裁者或超凡的领袖时，往往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性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他们看得很清楚。

确实，不管任何朝代，或是任何国家，一旦形成“绝对权力”，法律在这里，就会成为权力的婢女，成为你在上我在下的等级秩序。可以说，“绝对权力”的需要催生了性善论，而性善论又更进一步加强了“绝对权力”。

性善论期冀“人性”，性恶论指望“制度”。概言之，中西方对人性论的不同认识，成了中西方社会制度和国家机器走向的分水岭。诚然，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形成是受经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人性论如果没有一个深刻的体悟，那么由我们自身的天真、善良和轻信筑成的那堵高墙，就会永远横亘在我们与民主和法制之间。

百家争鸣

再说顺其自然

本刊特约撰稿\徐国良(三亚 军人)

的事眼看要大告成，一逼，反而前功尽弃，得不偿失。好些人就吃了逼的亏。

读书不靠压力靠动力。如果自己不想读，提供的条件越好，越没有读书的动力——吃得这么好，穿得这么好，手上有这么多钱花，还用得着读书吗？父母越逼，特别是考得不好时越羞辱他们，他们越没有读书兴趣，越不想读。最好的办法是把威逼换成鼓励，换成熏陶，从小从点点滴滴熏陶陶铸的兴趣，使之懂得读书的重要。只要他明白不读书就没有前途，没有出息，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还有谁不想读书吗？

读完书，参加工作后，有的父母又要逼着儿女们尽快做出成绩干出业绩来。而实践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有些在学校成绩一般的同学，走出校门却干出了大事业。而在学校成绩优异，大家期望值很高的同学，出了校门却能力平平，业绩庸庸。有个县里，高中

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后来当上了县委书记，高中时的本班班长、清华大学高才生，后来在县里当局长。听说他当这个局长还是当县委书记的老同学，给各位副书记和常委们做了工作才提起来的。这就是社会，就是人生。

自古以来，当官除了能力素质、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很多技巧计谋，就是当代人说的权术。一般说来，能力素质强的，往往轻视技巧计谋；能力素质差的，要是再不下苦功钻研技巧计谋，还有什么盼头？这叫公鸡不拉屎，各有各的道。许多时候，能力素质赢不了技巧计谋，技巧计谋运用得好就成了“能力素质”，或者叫作“综合素质”。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太大，不仅社会在逼，父母亲人在逼，自己在逼自己。理想与现实不相符时，压力越大，越容易“爆胎”，别说进步，弄不好还要翻车出事故。无论素质如何，业绩如何，还是顺其自然好。顺其自然，生活得自然；硬要死抗自然，会弄得到处不自然。

天下思想

官员何时不暴力

文\乐南

这样的祖上吗？

好笑得很，曾经的农家子弟一旦在城市里扎了根、安了户，就不顾一切地嘲笑甚至玩弄起扛着锄头的父老乡亲来了，以期划清界限标榜自己所谓的高贵的城里人身份；就六亲不认地鄙视甚至羞辱起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来了，以期论资排辈炫耀自己原本就是人民给予的权力。

天欲其亡，先令其狂。是什么遮蔽了许委员的眼睛，使其视走鬼小贩为洪水猛兽；是什么迷惑了许委员的心智，使其对智障者充满了鄙视；是什么错乱了许委员的举止，使其要以为“最适宜创业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为目标的羊城设防；是什么肮脏了许委员的灵魂，使其对劳动人

民如此深恶痛绝？

权力而已！那“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人民赋予的权力而已！那毛泽东视为粪土的“万户侯”的权力而已！权力一旦失去制约，习惯了官场思维的许官员，自然对无权无势的百姓毫无感情；权力一旦失去监督，习惯了官话官腔的许官员自然对靠双手谋生的劳动者充满了不屑；权力一旦被滥用，习惯了本位主义的许官员自然竭力维护自己城管地盘的利益；权力一旦被匪化，习惯了官场潜规则的许官员自然底气十足口无遮拦！

你看，“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这听起来很傻很天真的话，不就赫然出现了吗？不过，说出这与老百姓剑拔弩张的话的许委员，虽然黄不黄不敢确认，但是，是不是很暴力呢！

该是到了对失控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南海时评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广州城管支队原支队长许决华近日表示“广州如果不(对小商小贩)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

才有孙东东侮辱上访者“99%都有精神病”被万夫所指，就有许决华这顶着人民代表头衔的老城管恶语伤人。只是，面对许委员的“傻瓜论”，笔者不由得生出满腹疑惑来。

广州有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南方医院等全国知名医院，脑袋不太灵光的患者为什么不能来羊城进行治疗？即算不是求医问药，许官员眼中“傻瓜”，即公众人性化所称的智障者，缘何就不能到广州旅游、消费、安居甚至当选许决华的顶头上司呢？

难道许委员已经是“广州国”的独立首脑，要为广州设防，做出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外的决策了吗？难道许委员仍是广州城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遥控指挥着广州市的城管队员们吗？难道许委员家里是代代官员，从未有过农民、走鬼甚至类人猿